

我國廣大山區的郵電網絡是什麼年代健全起來的，我沒有查過，記得早年在鄉間，對外的通信往來主要依靠一種特殊職業的人：信客。

信客是一種私人職業，不受任何機構管理。這個地方外出謀生的人多了，少不了要帶幾封平安家信、帶一點衣物食品的，方圓幾十里又沒有郵局，那就用得着信客了。信客要有一點文化，知道各大碼頭的情形，還要一副強健的筋骨，背得動重重的行李。

細想起來，做信客實在是一件苦差事。鄉間外出的人數量並不太多，他們又不集中在一個城市，因此信客的生意不大，卻很費腳力。如果交通方便也就用不着信客了，信客常走的路大多七轉八拐，換車調船，聽他們說說都要頭昏。信客如果把行李交付託運也就賺不了什麼錢，他們一概是肩挑、背駝、手提、腰繩，咬着牙齒走完坎坷長途。所帶的各家各戶信件貨物，品種繁多，又絕對不能有任何散失和損壞，一路上只得反複數點，小心翼翼。當時大家都窮，托運費十分低廉，有時還抵不回來去

盤纏，信客只得買最差的票，住最便宜的船位，隨身帶點冷饅頭、炒米粉充飢。

信客為遠行者們效力，自己卻是最困苦的遠行者。一身破衣舊衫，滿臉風塵，狀如乞丐。

沒有信客，好多鄉人就不會出遠門了。在很長的時期中，信客沈重的脚步，是鄉村和城市的紐帶。

我家鄰村，有一個信客，年紀不小了，已經長途跋涉了二三十年。

他讀過私塾，年長後外出闖蕩，碰了幾次壁，窮落潦倒，無以為生，回來做了信客。他做信客還有一段來由。

本來村里還有一個老信客。一次，村里一戶人家的姑娘要出嫁，姑娘的父親在上海謀



信客

余秋雨

生，托老信客帶來兩匹紅綢。老信客正好要給遠親送一分禮，就裁下窄窄的一條紅綢扎禮品，圖個好看。沒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個人給家里帶來口信，說收到紅綢後看看兩頭有沒有畫着小圓圈，以防信客做手脚。這一下老信客就栽了跟頭，四鄉立即傳開他的醜聞，以前叫他帶過東西的各家都在回憶疑點，好像

他家的一切都來自剋扣。但他的家，破爛灰黯，值錢的東西一無所有。

老信客聲辯不清，滿臉淒傷，拿起那把剪紅綢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。第二天，他揣着那

只傷痕纍纍的手找到了同村剛從上海落魄回來的年輕人，進門便說：

“我名譽蹭蹬了，可這鄉間不能沒有信客。”

整整兩天，老信客細聲慢氣地告訴他附近四鄉有哪些人在外面，鄉下各家的門怎麼找，城里各人的謀生處該怎麼走。說到幾個城市里的路線時十分艱難，不斷在紙上畫出圖樣。這位年輕人連外出謀生的人也大半不認識，老信客說了又說，比了又比，連他們各人的脾氣習慣也作了介紹。

把這一切都說完了，老信客又告訴他沿途可住哪幾家小旅館，旅館里哪個茶房可以信託。還有各處吃食，哪一個攤子的大餅最厚實，哪一家小店可以光買米飯不買菜。

從頭至尾，年輕人都沒有答應過接班。可是聽老人講了這麼多，講得這麼細，他也不再回絕。老人最後的囑咐是揚了揚這只扎傷了的手，說：“信客信客就在一個信字，千萬別學我。”

年輕人想到老人今後的生活，說自己賺了錢要接濟他。老人說：“不。我去看墳場，能餬口。我臭了，你挨着我也會把你惹臭。”

老信客本來就單身一人，從此再也沒有回村。

伊利華報各位好！傳去習作一篇，請指正！預祝元旦快樂！

母親為我做棉被

常書偵



天還沒有冷時，娘就從百里外的鄉下給我送來了一床新棉被。

俗話說：“秋風涼，娘心慌。”每年進入中秋八月，自家責任田裡的半畝棉花剛開，娘就在陽光很好的午後去摘棉。棉花一朶一朶地開，娘就一朶一朶地摘。摘下來的頭噴棉花，是娘給我這個惟一不在她身邊的孩子的專用棉。用它絮棉被，絮棉衣。娘常說：“一條棉被七斤三，暖暖和和過冬天。”

娘把頭噴棉花摘回來後，背到房頂上，鋪上葦席，將棉花曬得乾幹的，透透的。然後，背到三里開外的鄉村軋花坊將棉花彈成棉絮。回家後，她便把這白雲一般的棉絮照舊背到房頂上，把葦席用笤帚掃過，把新買的白展展的被裡鋪上去，便開始絮棉被了。只見娘把棉絮撕成巴掌大小的棉片子，一片一片往白被裡上沾，沾了一層又一層。最後，可著被裡攏成蓬鬆、厚厚道道的一大片。接著，娘便把印著大朵大朵紅牡丹圖案的花被面覆蓋上去，再把用秋秸秆兒紮成的簍子放到上面，用手摃來摃去，待棉絮稍微塌實些後，娘就把比花被面寬出兩三指的白被裡從四邊挽上來，腿跪在上面，然後在頭皮上潤潤針，便飛快地穿針引線。自己在旁邊看了，懷疑這是不是平日動作有些緩慢的母親。陽光下，清楚可見她的頭髮和眉毛上落滿了細細的棉花絨毛，似一層初霜，閃著亮兒。這就是兒的娘親啊！此時，八月的陽光照著母親，照著老屋，而花喜鵲則在枝頭跳來跳去，喳喳叫著，伴著娘哼著的好聽的小曲，溫馨得有讓人想落淚的感覺。如果有鄰家嬌兒上房，就會打聲招呼：“給兒子做棉被哪。”娘立刻就會抬起頭來，喜盈盈地回道：“你算猜對了！有了這新棉被，今冬下三尺厚的雪，我也睡

的安穩了。”聽娘那愉快的口氣，就像戲裡的花木蘭打了勝仗歸來一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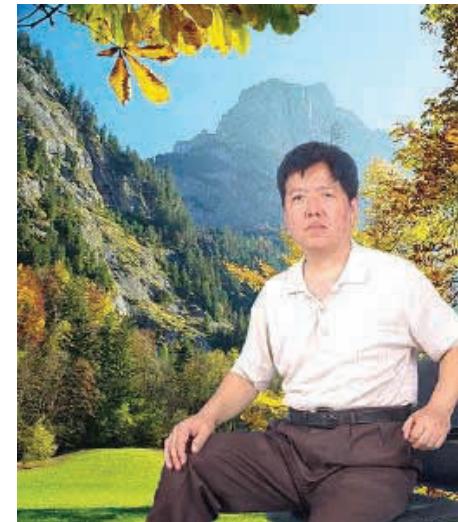
新棉被做好後，娘從房上抱下來，放到炕頭上。這時，父親收工回來了，摸摸暄騰騰的被子，風趣地說：“嗬！能把人暖和個跟頭。”妹妹從學校回來了，嗅嗅被子，說：“好香的太陽味兒！”弟弟從外面瘋跑回來了，一見炕上的新棉被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跳上去就翻筋斗。父親在一旁看了笑瞇了眼，娘便舉起掃炕用的笤帚在弟弟的屁股上輕輕拍打著：“你個猴崽子。快下來，看給你哥弄髒了。”在一床新棉被面前，一家人高興得像過年！

現在已進入冬季了，夜裡比前些日子冷了不少。離家在外的我從櫥櫃裡搬出娘做的那床新棉被，捲在身上看書。當打開被子的一剎那，母親味兒、太陽味兒和著家的氣息撲面而來。這足足七斤三兩的新棉被，如浸透了陽光的雲彩一般，一下子將我包裹起來，還未等把身子捂熱，心早已經暖暖地醉了。不知何時，兩滴熱淚滴到了書本上……

作者簡介：常書偵，公務員。曾在人民日報、工人日報、青年作家、歐華報等百餘家報刊發表作品。

通信地址：中國河北省元氏縣昌盛街 85 號，河北省元氏縣人事勞動和社會保障局 郵政編碼：051130

電子郵件：changshuzhen8099@126.com



遠東紀念公園 俄亥俄州唯一私人墓地

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
8592 Darrow Rd., Twinsburg OH 44087
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

我們提供各項服務，大小壽地，各式墓碑，如果需要詳細資料，
請打電話：330-819-0277; 330-352-7788

穴位從\$950 起，勿錯過良機！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，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。



福人擇福地
福地福安
祖先安，後人樂
遠東紀念公園
全為福人備
預先選定一處風
水福地，既可陰澤後
人，又可為自身添福
增壽。

我又何去

座旁似乎傳來你香氣，
窗前雨卻說伊人已去，
一分思念是一分虛幻的甜蜜，
一滴熱淚是一頁模糊的日記。
緣份似花謝終無憑，
白雲間浮萍何所依，
深情換一醉，痴怎心徒自泣。
這條路好熟悉，時聞你笑語，

車上的我空虛的我，
輕輕吟着一首老歌，
人生何處不相逢，相逢疑似在夢中，
如果真的是這樣，也許也許，
人生的悲歡離合，終究只是一場獨角戲。
敢問？伊人何去？我又何去？

劉天擎 12/4/2010

伊利華報

ERIE CHINESE JOURNAL

編輯部

社長 / 主編：浦瑛
總編輯：劉元華
版面 / 網頁編輯：程里賓
移民法律顧問：黃唯

撰稿人：劉以棟 劉天擎 晓月
匹茲堡責任編輯：潘嵐
哥倫布責任編輯：陳青杰
辛辛那提責任編輯：SAM YI

